

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唐温大雅

卷一

起义旗至发引凡四十八日

初，帝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，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。郡文武官治能不称职者，并委帝黜陟选补焉。河东已来兵马仍令帝征发，讨捕所部盗贼。隋大业十二年，炀帝之幸楼烦时也。帝以太原黎庶，陶唐旧民，奉使安抚，不逾本封，因私喜此行，以为天授。所经之处，示以宽仁贤智，归心有如影响。

炀帝自楼烦远至雁门，为突厥始毕所围，事甚平城之急。赖太原兵马及帝所征兵声势继进，故得解围，仅而获免。遂向东都，仍幸江都宫。以帝地居外戚，赴难应机，乃诏帝率太原部兵马，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北备边朔。帝不得已而行，窃谓人曰：“匈奴为害自，古患之，周秦及汉魏，历代所不能攘，相为勍敌者也。今上甚惮塞虏，远适江滨，反者多于猬毛，群盗所在蜂起。以此击胡，将何以济天其或者殆以俾余。我当用长策以馭之，和亲而使之，令其畏威怀惠，在兹一举。”

既至马邑，帝与仁恭两军兵马不越五千余人，仁恭以兵少甚惧。帝知其意，因谓之曰：“突厥所长，惟恃骑射。见利即前，知难便走，风驰电卷，不恒其阵。以弓矢为爪牙，以甲冑为常服。队不列行，营无定所。逐水草为居室，以羊马为军粮，胜止求财，败无惭色。无警夜巡昼之劳，无构垒馈粮之费。中国兵行，皆反于是。与之角战，罕能立功。今若同其所为，习其所好，彼知无利，自然不来。当今圣主在远，孤城绝援，若不决战，难以图存。”仁恭以帝隋室之近亲，言而诣理，听帝所为，不敢违异。乃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，饮食居止，一同突厥。随逐水草，远置斥堠。每逢突厥候骑，旁若无人，驰骋射猎，以曜威武。帝尤善射，每见走兽飞禽，发无不中。尝卒与突厥相遇，口骁锐者为别队，皆令持满，以伺其便。突厥每见帝兵，咸谓似其所为，疑其部落。有引帝而战者，常不敢当，辟易而去。如此再三，众心乃安，咸思奋击。帝知众欲决战，突厥畏威，后与相逢，纵兵击而大破之，获其特勤所乘骏马，斩首数百千级。自尔厥后，突厥丧胆，深服帝之能兵，收其所部，不敢南入。

时有贼帅王漫天别党，众逾数万，自号历山飞。结营于太原之南境上党、西河，京都道路断绝。炀帝后十三年，敕帝为太原留守，仍遣兽贲郎将王威、兽牙郎将高君雅为副。帝遂私窃喜甚，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：“唐固吾国，太原即其地焉。今我来斯，是为天与。与而不取，祸将斯及。然历山飞不破，突厥不和，无以经邦济时也。”既而历山飞众数不少，劫掠多年，巧于攻城，勇于力战。南侵上党，已破将军慕容、将军罗侯之兵。北寇太原，又斩将军潘长

文首，频胜两将，所向无前。于是帝率王威等，及河东、太原兵马往讨之，于河西雀鼠谷口与贼相遇。贼众二万余人。帝时所统步骑才五六千而已。威及三军，咸有惧色，帝笑而谓威等曰：“此辈群盗，惟财是视。频恃再胜，自许万全。斗力而取，容未能克。以智图之，事无不果。所忧不战，战必破之，幸无忧也。”须臾，贼阵齐来，十许里间，首尾相继。去帝渐近，帝乃分所将兵为二阵。以羸兵居中，多张幡帜，尽以辎重继后，徙旌旗鼓角，以为大阵。又以麾下精兵数百骑，分置左右队为小阵。军中莫识所为。及战，帝遣王威领大阵居前，旌旗徙。贼众遥看，谓为帝之所在，乃帅精锐，竞来赴威。及见辎馱，舍鞍争取，威怖而落马，徙者挽而得脱。帝引小阵左右二队，大呼而前，夹而射之。贼众大乱，因而纵击，所向摧陷，斩级获生，不可胜数。而余贼党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。于是郡境无虞，年谷丰稔，感帝恩德，若亢阳之逢膏雨焉。

后突厥知帝已还太原，仁恭独留无援，数侵马邑。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将兵，与仁恭并力拒之。仁恭等违帝指踪，遂为突厥所败。既而隋主远闻，以帝与仁恭不时捕虏，纵为边患，遂遣司直驰驿，系帝而斩仁恭。帝自以姓名著于图策，太原王者所在，虑被猜忌，因而祸及，颇有所晦。时皇太子在河东，独有秦王侍侧耳，谓王曰：“隋历将尽，吾家继膺符命，不早起兵者，顾尔兄弟未集耳。今遭羸里之厄，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，不得同受孥戮，家破身亡，为英雄所笑。”王泣而启帝曰：“芒碭山泽，是处容人。请同汉祖，以观时变。”帝曰：“今遇时来，逢兹鞫紲。虽睹机变，何能为也。然天命有在，吾应会昌，未必不以此相启。今吾励谨，当敬天之诫，以卜兴亡。自天祐吾，彼焉能害天必亡我，何所逃刑”尔后数日，果有诏使驰驿而至，释帝而免仁恭，各依旧检校所部。炀帝之幸江都也，所在路绝。兵马讨捕，来往不通，信使行人，无能自达。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，不逢劫掠，依程而至，众咸异焉。初，使以夜至太原，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，首先见之。喜其灵速，报兄彦弘，驰以启帝。帝时方卧，闻而惊起，执彦弘手而笑曰：“此后余年，实为天假。”退谓秦王曰：“吾闻惟神也不行而至，不疾而速。此使之行，可谓神也。天其以此使促吾，当见机而作。”雄断英谟，徙此遂定。帝素怀济世之略，有经纶天下之心。接待人伦，不限贵贱，一面相遇，十数年不忘。山川冲要，一览便忆。远近承风，咸思托附。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，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。太子及王俱禀圣略，倾财赈施，卑身下士。逮乎鬻繒博徒，监门厮养，一技可称，一艺可取，与之抗礼，未尝云倦。故得士庶之心，无不至者。

十三岁，岁在丁亥，正月丙子夜，晋阳宫西北有光夜明，自地属天，若大烧火。飞焰炎赫，正当城西龙山上，直指西南，极望竟天。俄而山上当童子寺

左右，有紫气如虹，横绝火中，上冲北斗，自一更至三更而火。城上守更人咸见，而莫能辨之，皆不敢道。大业初，帝为楼烦郡守，时有望气者云：“西北乾门有天子气，连太原甚盛。”故隋主于楼烦置宫，以其地当东都西北，因过太原，取龙山风俗道，行幸以厌之云。后又拜代王为郡守以厌之。

二月己丑，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，据其郡而自称天子，国号定杨。武周窃知炀帝于楼烦筑宫厌当时之意，故称天子，规以应之。帝闻而叹曰：“顷来群盗遍于天下，攻略郡县，未有自谓王侯者焉。而武周竖子，生于塞上，一朝歛起，轻窃大名。可谓陈涉狐鸣，为沛公驱除者也。“然甚欲因此起兵，难于先发。私谓王威、高君雅等曰：“武周虽无所能，僭称尊号。脱其进入汾源宫，我辈不能剪除，并当灭族矣。”雅大惧，固请集兵。帝察威等情切，谬谓之曰：“待据楼烦，可微为之备。宜示宽闲，以宁所部。”三月丁卯，武周南破楼烦郡，进据汾源宫。帝谓官僚曰：“兵可戒严，城可守备，粮可赈给。三者当今废一不可，须预部分，惟诸公断之。”威等计无所出，拜而请帝曰：“今日太原士庶之命，悬在明公。公以为辞，孰能预此“帝知众情归己，乃更从容谓之曰：“朝廷命将出师，皆禀节度，未有阉外敢得专之。贼据离宫，自称天子，威福赏罚，随机相时。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数百里间，江都悬隔三千余里。关河襟带，他贼据之。闻奏往来，还期莫测。以婴城胶柱之兵，当巨猾豕突之势，咨文人以救火，其可扑灭乎公等国之爪牙，心如铁石，欲同戮力，以除国难。公家之利，见则须为，俾其无猜，期于报效。所以询议，择善行之，是非惮于治兵，敢辞戎首。”威等对曰：“公之明略，远近备知，地在亲贤，与国休戚。公不竭力，谁尽丹诚若更逡巡，群情疑骇。”帝若不得已而徙之，众皆悦服，欢而听命。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，为人清恕，令与晋阳宫监裴寂相知检校仓粮，赈给军户口。高君雅尝守高阳，得无失脱，遣巡行城池及捍御器械。以兵马铠仗，战守事机，召募劝赏，军民征发，皆须决于帝。太原左近闻帝部分募兵备边，所在影赴。旬日之顷，少长得数千人。兵司总帐以闻，请安营处。帝指兴国寺曰：“勤王之师，不谋而至，此其兴国者焉。宜于此寺安处。”恐威、雅猜觉，亦不之阅问。私谓秦王等曰：“纪纲三千，足成霸业。处之兴国，可谓嘉名。”仍遣密使往蒲州，催追皇太子等。是月也，朔方郡人梁师都又杀郡官而称天子。初，帝遣兽牙郎将高君雅与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，雅违帝旨，失利而还。帝恐炀帝有责，便欲据法绳雅。雅是炀帝旧左右，虑被猜嫌，忍而弗问。雅性庸佞，不知惭屈。帝甚得太原内外人心，瞻仰龙颜，疑有异志。每与王威密伺帝隙。有乡长刘龙者，晋阳之富人。先与宫监裴寂引之谒帝，帝虽知其微细，亦接待之，以招客。君雅又与龙相善，龙感帝恩眄，窃知雅等密意，具以启闻。帝谓龙曰：“此辈下愚，暗

于时事，同恶违众，必自毙也。然卿能相报，深有至诚。幸勿有多言，我为之所。”

夏五月癸亥夜，帝遣长孙顺德、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，总取秦王部分，伏于晋阳宫城东门之左以自备。甲子旦，命晋阳县令刘文静异开阳府司马刘正会，辞告高君雅、王威等与北蕃私通，引突厥南寇。帝集文武官僚，收威等系狱。丙寅，而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，入自罗郭北门，取东门而出。帝分命裴寂，文静等守备诸门，并令大开，不得辄闭，而城上不张旗帜。守城之人，不许一人外看，亦不得高声，示以不测。众咸莫知所以。仍遣首贼帅王康达率其所部千余人，与志节府鹰扬郎将杨毛等，潜往北门隐处设伏。诫之：“待突厥过尽，抄其马群，拟充军用。”然突厥多，帝登宫城东南楼望之，旦及日中，骑尘不止。康达所部，并是骁锐，勇于抄劫。日可食时，谓贼过尽，出抄其马。突厥前后夹击，埃尘涨天，逼临汾河。康达等无所出力，并坠汾而死，唯杨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脱。城内兵数无几，已丧千人。军民见此势，私有危惧，皆疑王威、君雅召而至焉，恨之愈切。帝神色自若，欢甚于常，顾谓官僚曰：“当今天下贼盗，十室而九，称帝图王，专城据郡。孤荷文皇殊宠，思报厚恩，欲与诸贤立功王室。适欲起兵，威、雅沮众，深相猜忌，密构异谋，欲加之罪。疑其私通境外。岂谓系之二日（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），突厥果入太原。此殆天心为孤罚罪，非天意也，何徙而至天既为孤遣来，还应为孤令去。彼若不去，当为诸军遣之，无为虑也。”帝以见兵未多，又失康达之辈，战则众寡非敌，缓恐入掠城外居民。夜设伏兵，出城以据险要。晓令他道而入，若有援来。仍诫出城将士，遥见突厥，则速据险，勿与共战。若知其去，必莫追之。但送出境而还，使之莫测。尔后再宿，突厥达官自相谓曰：“唐公相貌有异，举止不凡，智勇过人，天所与者。前来马邑，我等已大畏之，今在太原，何可当也。且我辈无故远来，他又不与我战，开门待我，我不能入，久而不去，天必瞋我。我以唐公为人，复得天意，出兵要我，尽死不疑。不如早去，无住取死。”己亥夜，潜遁。明旦，城外覩入驰报，帝曰：“我知之矣。”文武官入贺，帝曰：“且莫相贺，当为诸官召而使之。”即立自手疏与突厥书，曰：“何所闻而来，何所见而去，自去自来，岂非天所为也我知天意，故不遣追。汝知天意，亦须同我。当今隋国丧乱，苍生困穷，若不救济，终为上天所责。我今大举义兵，欲宁天下，远迎主上还。共突厥和亲，更似开皇之时，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，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，不侵百姓，征伐所得，子女玉帛，皆可汗有之。必以路远，不能深入，见与和通，坐受宝玩，不劳兵马，亦任可汗。一二便宜，任量取中。”仍命封题，署云某启。所司报请云：“突厥不识文字，惟重货财，愿加厚遗，改启

为书。”带笑而谓请者曰：“何不达之深也。自顷离乱，亡命甚多，走胡奔越，书生不少。中国之礼，并在诸夷。我若敬之，彼仍未信。如有轻慢，猜虑愈深。古人云：‘屈于一人之下，伸于万人之上。’塞外群胡，何比拟凡庸之一耳。且启之一字，未直千金。千金尚欲与之，一字何容有吝。此非卿等所及。”乃遣使者驰驿送启。始毕得书，大喜，其部达官等曰：“我知唐公非常人也，果作异常之事。隋主前在雁门，人马甚众，我辈攻之，竟不敢出。太原兵到，我等畏之若神，皆走还也。天将以太原与唐公，必当平定天下。不如徇之，以求宝物。但唐公欲迎隋主，共我和好，此语不好，我不能徇。隋主为人，我所知悉，若迎来也，即忌唐公，于我旧怨，决相诛伐。唐公以此唤我，我不能去。唐公自作天子，我则徇行，觅大勋赏，不避时热。”“当日，即以此意作书报帝。使人往还，不愈七日。使至，前日所贺官僚，舞蹈称庆。帝开书叹息久之，曰：“非有天命，此胡宁岂如此但孤为人臣，须尽节。主忧臣辱，当未立功，欲举义兵，欲戴王室，大名自署，长恶无君，可谓阶乱之人，非复尊隋之事。本虑兵行以后，突厥南侵，屈节连和，以安居者。不谓今日所报，更相要逼，乍可绝好蕃夷，无有徇其所劝。”突厥之报帝书也，谓使人曰：“唐公若徇我语，即宜急报，我遣大达官，往取进止。”官僚等以帝辞色惶然，莫敢咨谏。兴国寺兵知帝未徇突厥所请，往往偶语曰：“公若更不徇突厥，我亦不能徇公。”裴寂、刘文静等知此议，以状启闻，帝作色曰：“公等并是隋臣，方来共事，以此劝孤，臣节安在”裴寂等对曰：“傥使伊、吕得尽诚于桀、纣，即不为汤、武之臣。寂等改以事君，不敢拘于小节。且今士众已集，所乏者马。蕃人未是，急须胡马，待之如渴。若更迟留，恐其有悔。”帝曰：“事不师古，鲜能克成。诸贤宜更三思，以谋其次。”

六月己卯，太子与齐王至自河东，帝欢甚。裴寂等乃因太子、秦王等入启，请依伊尹放太甲，霍光废昌邑故事，废皇帝而立代王，兴义兵以檄郡县，改旗帜以示突厥，师出有名，以辑夷夏。帝曰：“如此所作，可谓掩耳盗钟。事机相迫，不得不尔。虽失意于后主，幸未负于先帝。众议既同，孤何能易。所恨元首丛脞，股肱堕哉。”“歔歔不得已。裴寂等曰：“文皇传嗣后主，假权杨素，亡国丧家，其来渐矣。民怨神怒，降兹祸乱。致天之罚，理应其宜。”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。始毕依旨，即遣其柱国康鞘利、级失、热寒、特勤、达官等，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，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，多少惟命。康鞘利将至，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，又符讖尚白，请建武王所执白旗，以示突厥。帝曰：“诛纣之旗，牧野临时所仗，永人西郊，无容预执，宜兼以绛，杂半续之。”诸军槊幡皆放此。营壁城垒，幡旗四合，赤白相映若花园。开皇初，太原童谣云：“法律存，道德在，白旗天子出东海。”常亦云：“白衣天子。”故隋

主恒服白衣，每向江都，拟于东海。常修律令，笔削不停，并以彩画五级木坛，自随以事道。又有《桃李子歌》曰：“桃李子，莫浪语，黄鹄绕山飞，宛转花园里。”案：李为国姓，桃当作陶，若言陶唐也。配李而言，故云桃花园，宛转属旌幡。汾晋老幼，讴歌在耳。忽睹灵验，不胜欢跃。帝每顾旗幡，笑而言曰：“花园可尔，不知黄鹄如何。吾当一举千里，以符冥讖。”自尔已后，义兵日有千余集焉。二旬之间，众得数万。裴寂等启曰：“义军渐大，宜有司存。官僚所统，须有隶属。”帝曰：“布衣之士，或假名窃位。孤实将军，居唐大字，近舍于此，更欲何求！”裴寂等请进位大将军，以隆府号，不乖古今，权籍威名。帝曰：“卿以废立相期，欲孤为霍光之任，威在将军，何关大也。必须仍旧，亦任加之，署置府僚长史已下，功次取之，量能受职。”裴寂等又请置诸军并兵士等总号，帝曰：“诸侯三军，春秋所许。孤今霸业，差拟晋文，可作三军，分置左右。谋简统帅，妙选其人。诸军既是义兵，还可呼为义士。昔周武克殷，义士非其薄德。况今未有所克，敢忘义士者乎。”

太原辽山县令高斌廉拒不从命，仍遣使间行往江都，奏帝主兵。炀帝恶李氏据有太原，闻而甚惧。乃敕东都西京，严为备御。西河不时送款。帝曰：“辽山守株，未足为虑。西可绕山之路，当吾行道，不得留之。”六月甲申，乃命大郎、二郎率众取之，除程命赍三日之粮。时文武官人并未署置，军中以次第呼太子、秦王为大郎、二郎焉。临行，帝语二儿曰：“尔等少年，未之更事。先以此郡，观尔所为，人具尔瞻，咸宜勉力。”大郎、二郎跪而对曰：“儿等早蒙弘训，禀教义方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坠。家国之事，忠孝在焉。故从严令，事须称旨。如或有违，请选军法。”帝曰：“尔曹能尔，吾复何忧。”于时义师初会，未经讲阅。大郎等虑其不攻，以军法为言。三军闻者，人皆自肃，兵向西河。大郎、二郎在路，一同义士，等其甘苦，齐其休息。风尘警急，身即前行。民间近道，果菜已上，非买不食。义士有窃取者，即遣求主为还价，亦不诘所窃之人。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，重伤其意，共所见军人等同分，未尝独受。如有牛酒馈遗，案舆来者，劳而遣之曰：“此隋法也，吾不敢。”颇虑前人有限，遂为终日不食以谢之。于是将士见而感悦，人百其勇。至西河城下，大郎、二郎不甲，亲往喻之。城外欲入城，人无问男女小大，并皆放入。城内既见义军宽容至此，咸思奔赴，唯有郡丞高德儒执迷不反。己丑，以兵临之，飞梯才进，众皆争上。郡司法书佐朱知瑾等从城上引兵而入，执德儒以送军门。德儒即隋之见鸾人也，大郎、二郎等数之曰：“卿逢野鸟，谬道见鸾。佞惑隋侯，以为祥瑞。赵高指鹿为马，何相似哉。义兵今奖王室，理无不杀赵高之辈。“仍命斩焉。自外不戮一人，秋毫不犯。往还九日，西河遂定。师归，帝闻喜曰：“以此用兵，天下横行可也。”是日，即定入

关之策。癸巳，以世子为陇西公，为左领军大都督，左三统军等隶焉。二郎为敦煌公，为右领军大都督，右三统军等隶焉。世子仍为太原郡守，命裴寂、刘文静为大将军府长史、司马。以殷开山、刘正会、温大雅、唐俭、权弘寿、卢阶、思德平、武士护等为掾属、记室、参佐等官，以鹰扬王长阶、姜宝谊、扬毛，京兆长孙顺德、窦琮、刘弘基等分为左右统军、副统军。自外文武职员，随才铨用。

其平旦，有僧俗姓李氏，获白雀而献之。至日未时，又有白雀来止帝牙前树上，左右复捕获焉。明旦，有紫云见于天，当帝所坐处，移时不去。既而欲散，变为五色，皆若龙兽之象。如此三朝，百姓咸见，文武谒贺，帝皆抑而不受。丙申，突厥柱国康鞘利等并马而至，舍之于城东兴国玄坛。鞘利见老君尊容皆拜。道士贾昂见而谓同郡温彦将曰：“突厥来诣唐公，而先谒老君，可谓不失尊卑之次。非天所遣，此辈宁知礼乎”丁酉，帝引康鞘利等，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，受始毕所送书信。帝伪貌恭，厚加餽贿，鞘利等大悦。退相谓曰：“唐公见我蕃人，尚能屈意，见诸华夏，情何可论。敬人者，人皆敬爱。天下敬爱，必为人主。我等见之，人不觉自敬。”从此以后，帝每见，鞘利等愈加敬畏，不失蕃臣之礼。其马千匹，唯市好者而取其半。义士等咸自出物，请悉买之。帝曰：“彼马如羊，方来不已，吾恐尔辈不能买之。胡人贪利，无厌其欲，少买，且以见贫，示其非急于马。吾当共之贡市，不用尔物，毋为迫役，自费家财。”

己而，高阳郡灵寿贼帅郗士陵，以其党数千人款附，即授镇东将军，封燕郡公，仍置镇东府，具补僚属，以招抚山东郡县。乙巳，康鞘利等还蕃，乃命司马刘文静报，使并取其兵。静辞，帝私诫之曰：“胡兵相送，天所遣来，敬烦天心，欲存民命。突厥多来，民无存理。数百之外，无所用之。所防之者，恐武周引为边患。又胡马牧放，不烦粟草。取其声势，以怀远人。公宜体之，不须多也。”

卷二

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

秋七月，壬子，以四郎元吉为太原郡守，留守晋阳宫，文武后事并委焉。义师欲西入关，移营于武德南。癸丑，将引帝立军门，仗白旗而大号誓众，文曰：“夫天地定位，否泰迭其盛衰。日月著明，亏昃贬其贞满。惟神莫测，尚乃盈虚，矧兹王道，能无悔吝。克先帝世，炎汉商周，拨乱乘乾，多历年所。厥嗣坠绪，时属艰危，则其股肱宰衡，藩屏亲戚，戮力同奖，推心翼戴。颠或可扶，纠合而奔，官守恶不可救，废放而安宗社。伊、霍、桓、文，并其人也。率尔踵武，代有其事，布在方策，可得而言。日者苍精云谢，炎运将启，上

天眷命，属乎隋室。于是我高祖文皇帝，以后父之尊，周亲入相。豹变陕左，龙飞汉东，诛尉迥于韩魏，则神钲遏响。剿王谦于巴蜀，则灵山斯镂。四罪咸服，九有乐推，经纶帷幄之间，揖让岩廊之内。造我区夏，不更期月。舜、禹以来，受终未有如斯之易者。以故临朝恭己，庶绩为心，亲览万机，平章百姓。兢兢慎于驭朽，翼翼惧于烹鲜。齐六合为一家，等黔黎于赤子。有陈不率，殄虐政于江湖。獯丑相屠，降封虜于沙漠。其吊民也如彼，其和戎也若兹。散马牛于山林，铸剑戟为农器。求瘼恤隐，讼息刑清。轻徭薄赋，家给人足。仓库流衍于里闾，职贡委输于帑藏。岂独水衡贯朽，常平粟红而已哉。加以爱民治国，节用而敦本。深根固蒂，因河而践华。肆觐朝宗，止于京邑。玄览纵观，弗逾岐下。遐迩叶和，内外禔福。凯泽洋溢，休祥绍至。一世之氓，咸赖仁寿。二纪之治，可谓隆平。扬往初，历选前辟。诗书所美，莫之能尚。然圣人千虑，失于知子。以正万国，轻易元良。废守器之长，立不才之庶。兆乱之萌，于是乎在。异哉今上之行己也，独智自贤，安忍忌刻。拓狂悖为混沌，苟鸩毒为恣睢。饰非好佞，拒谏信谗。敌怨诚良，仇讎骨肉。巡幸无度，穷兵极武。喜怒不恒，亲离众叛。御河导洛，肆舳舻而达江。驰道缘边，径长城百傍海。离宫别馆之所在，车辙马迹之所向，咸堑山而陁谷，毕结瑶而构琼。辽水屡征，歼丁壮于亿兆。伊谷转输，毙老幼于百万。禽荒罄于飞走，蚕食穷于水陆，征税尽于重敛，民力殫于劳止。十分天下，九为盗贼。荆棘旅于阙廷，豺狼充于道路。带牛佩犊，辍耕者连孤竹而寇潢池，锄耰棘矜，大呼者聚藿蒲而起芒泽。青羌白狄，剽夷道而□□黄巾赤眉，屠闾左而窃号。曝骸如莽，僵尸若麻。敌国满画鹢之舟，胡越绕和鸾之毂。四海波振而冰泮，五岳尘飞而土崩。踞积薪以待然，钳众口而寄坐。明明皇祖，貽厥无人。赫赫宗隋，灭为亡国。某以庸愚，谬蒙嘉惠。承七叶之余庆，资五世之克昌。遂得地臣戚里，家称公室。典骁卫之禁兵，守封唐之大宇。义无坐观，缀旒之绝，不举勤王之师。苟利社稷，专之可也。废昏立明，敢遵故实。今便兴甲晋阳，奉尊代邸。扫定咸洛，集宁县。放后主于江都，复先帝之鸿绩。固配天于园寝，存司牧于苍生。岂谓一朝，言及于此。事不获己，追增感歎。凡厥士民，义旅豪杰。敏究时难，晓达权谋。家怨国耻，雪乎今日。従我同盟，无为贰志。有渝此盟，神其殛之。”仍命以此誓辞，檄喻所在郡县，并命檄书勿得因御妄论军势。

帝性简质，大度豁如，前代自矜远嫌之事，皆以恕实行之，不为欺给，自然反经合义，妙尽机权，类皆如此。其义士等，各以名到先后为次第，泛加宣惠、绥德二尉官。帝谓行之等曰：“吾特为此官，示宣行惠，知绥抚以德。使远者知有征无战，见我心焉。”是夕，次于清源，牧马置营，皆据高险。老弱樵采，丁壮休息，虞侯覘守之地，飞鸟不通，勿论人也。帝乃将世子及敦煌公

等，率家僮十数，巡行营幕。次比器仗精粗，坐卧饮食，粮禀升斗，马驴饥饱，逮乎仆隶，皆亲阅之。如有不周，即令从人借助，亦不责所属典司。顾谓二儿曰：“天下神器，圣人大宝，非符命所属，大功济世，不可妄居。所以纳揆试艰，虞登帝位；栉风沐雨，夏会诸侯。自时厥后，膺图甚众。启基创业，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。吾生自公宫，长于贵戚，牧州典郡，少年所为，晏乐从容，欢娱事极。饥寒贱役，见而未经，险阻艰难，闻而不冒。在兹行也，并欲备尝。如弗躬亲，恐违天旨。尔等从吾，勿欲懈怠。今欲不言而治，故无所尤，庶愚者悦我宽容，智者惭而改过。”世子及敦煌公请曰：“经纶机务，一日万端，取决英谟。四方辐辏，麾下驱驰，儿等承之。自余常事，请付司存。巨细以闻，恐疲神思。又虑将佐等不被委任，颇以自疑。”帝曰：“是何言欤是何言欤华夷不附，爵赏不行，吾之责也。摧锋蹈刃，斩将搴旗，尔之务也。深沟高垒，谈笑从容，将吏之逸也。吾忧责尔，急于务逸乐，推下功名与之，贤自当内省，不贤吾无所愧。然晋阳从我，可谓同心之人，俱非致命之士。汉初，有萧曹，而无尔辈，今我有尔辈，而无萧曹。天道平分，乃复如是。行矣自爱，吾知尔怀。“自是以后，记室奉命宣旨称教，部伍间事，给付一物，军书羽檄，赏罚科条，接抚初附，慰悦远近，帝或口陈事绪，手疏意谓，发言折中，下笔当理，非奉进旨，所司莫能裁答。义旗之下，每日千有余人，请赏论勋，告冤申屈，附文希旨，百计千端，来众如云，观者如堵。帝处断若流，尝无疑滞。人人得所，咸尽欢心。皆叹神明，谓为天下主也。

壬寅，遣通议大夫张纶等率师经略稽胡、离石、龙泉、文成等诸郡。丙辰，至于西河，引见民庶等，礼敬耆老，哀抚茕独，赈贷穷困，擢任贤能，平章狱讼。日昃而罢，罔有所遗。顾谓左右曰：“向之五条，惶惶要道，聪明文思，以之建极，孤所以自强不息，为义兵之先声也。”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议、朝请、朝散三大夫等官，教曰：“乞言将智，事属高年，耄耄杖乡，礼宜优异。老人等年余七十，匍匐垒壁，见我义旗，欢逾击壤。筋力之礼，知不可为，肉帛之资，虑其多阙。式加荣秩，以周其养。节级并如前授。”自外当土豪隼，以资除授各有差。官之大小，并帝自手注，量才叙效，咸得厥宜。口问功能，笔不停辍，所司唯给告身而已，尔后遂为恒式。帝特善书，工而且疾，真草自如，不拘常体，而草迹韶媚可爱。尝一日注授千许人官，更案遇得好纸，走笔若飞，食顷而讫。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，乞宝神笔之迹，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。

乙丑，张纶等下离石郡，其太守杨子崇为乱兵所害。崇即后主从弟也，颇有学识性理，帝甚惜之。崇性怯而无谟，故及于难。入自雀鼠谷，次于灵石县。壬戌，霖雨甚，顿营于贾胡堡。去霍邑五十余里，此县西北抗汾水，东拒霍

太山，守险之冲，是为襟带。西京留守代王，遣骁将兽牙郎将宋老生，率精兵二万拒守。又遣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，将辽东兵及骁果等数万余人据河东，与老生相影响。仍命临汾以东诸郡，所在军民城守，并随便受老生、屈突等征发。帝闻而笑曰：“亿兆离心，此何为也。老生乳臭，未知师老之谋。屈突胆薄，尝无曲突之虑。自防轻敌，二子有之。阃外相时，俱非其事。且屈突尝破玄感，时人谓其能兵。老生数胜群盗，自许堪当敌。无识之徒，因相谄附，谓其必能制我，不遣援兵。我若缓以持之，彼必以吾为怯。出其不意，不过一两月间，并当擒之。吾无忧也。”于时秋霖未止，道路泥深。帝乃命府佐沈叔安、崔善为等，间遣羸兵往太原，更运一月粮，以待开霁。

甲子，有白衣野老，自云霍太山遣来，诣帝请谒。帝弘达至理，不语神怪，逮乎佛道，亦以致疑，未之深信。门人不敢以闻，此老乃伺帝行营，路左拜见。帝戏谓之曰：“神本不测，卿何得见卿非神类，岂其神言“野老对曰：“某事山祠，山中闻语：‘遣语大唐皇帝云：若往霍邑，宜东南傍山取路，八月初雨止，我当为帝破之，可为吾立祠庙也。’帝试遣案行，傍山向霍邑，道路虽峻，兵枉行而城中不见。若取大路，去县十里，城上人即遥见兵来。”帝曰：“行逢滞雨，人多疲湿，甲仗非精，何可令人远见且欲用权譎，难为之巧，山神示吾此路，可谓指踪。雨霁有征，吾従神也。然此神不欺赵襄子，亦应无负于孤。”顾左右笑以为乐。丙寅，突厥始毕使达官、级失、特勤等先报，已遣兵马上道，计日当至。帝曰：地名贾胡，知胡将至。天其假吾此胡，以成王业也。”

己巳，荥阳贼帅李密遣使送款致书，请与帝合従。帝大悦，谓大郎、二郎等曰：“杰贼南柔，强胡北附，所忧此辈，今并归心。主上志在过江，京都忧死不暇，天下可传檄而定。何乐如之。”初，李密与杨玄感同逆，感诛而密亡命，投东郡贼帅翟让。让知密是蒲山公之子，颇读《汉书》，纳而礼之，推为谋主。密以百姓饥弊，说来据洛口仓，屯守武牢之险。密自复旧封为魏公，号翟让为司徒公。让所部兵，并齐济间渔猎之手，善用长枪。华驹、龙厩、细马所向江都者，多为让所劫。故其兵锐于他贼，加以密是逃刑之人，同守冲要隋主以李氏当王，又有桃李之歌，谓密应于符讖，故不敢西顾，尤加惮之。密虽为让所推，恐其图己，恭俭自励，布衣蔬食。所居之室，积书而已。子女珍玩，一无所取。赈贷贫乏，敬礼宾客。故河汴间绝粮之士多往依之。密又形仪眇小，让弗之忌，遂谋杀让，而并其众。密以炀帝不来，翟让已死，坐对敖仓，便有自矜之志。作书与帝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屡有大言（其书多不录），大略云：欲帝为盟津之会，殪商辛于牧野，执子婴于咸阳。其旨以杀后主，执代王为意。帝览书抵掌，谓所亲曰：“密夸诞不达天命，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

，守成皋之阨更觅韩、彭，莫如用密。宜卑辞推奖，以骄其志，使其不虞。于我得入关，据蒲津而屯永丰，阻崤函而临伊洛。东看群贼鹬蚌之势，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。”记室承旨，报密书曰：“顷者昆山火烈，海水群飞，赤县丘墟，黔黎涂炭。布衣戍卒，耒锄棘矜，争帝图王，狐鸣蜂起。翼翼京洛，强弩围城。膺周原，僵尸满路。主上南巡，泛胶舟而忘返。匈奴北炽，将被发于伊川。鞏上无虞，群下结舌。大盗移国，莫之敢指。忽焉至此，自贻伊戚，七百年之基，穷于二世。周齐以往，书契以还，邦国沦胥，未有如斯之酷者也。则我高祖之业，几坠于地。吾虽庸劣，幸承余绪，出为八使，入典八屯，位未为高，足成非贱。素餐当世，僂俛叨荣。従容平、勃之间，谁云不可。但颠而不扶，通贤所责。主忧臣辱，无义徒然。等袁公而流涕，极贾生之恸哭。所以仗旗投袂，大会义兵，绥抚河朔，和亲蕃塞。共匡天下，志在尊隋。以弟见机而作，一日千里，鸡鸣起舞，豹变先鞭。御宇当涂，聿来中土。兵临邾郕，将观周鼎。营屯敖仓，酷似汉王。前遣简书，屈为唇齿。今辱来旨，莫我肯顾。天生蒸民，必有司牧，当今为牧，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，愿不及此。欣戴大弟，攀鳞附翼。惟冀早膺图箴，以宁兆庶。宗盟之长，属籍见容。复封于唐，斯荣足矣。殪商辛于牧野，所不忍言。执子婴于咸阳，非敢闻命。汾晋左右，尚须安辑，盟津之会，未暇卜期。今日銮輿南幸，恐同永嘉之势。顾此中原，鞠为茂草，兴言感叹，实疚于怀。脱知动静，迟数贻报。未面虚襟，用增劳轸。名利之地，锋镝纵横。深慎垂堂，勉兹鸿业。”密得帝书甚悦，示其部下曰：“唐公见推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遂注意东都，无心外略。

刘文静之使蕃也来迟，而突厥兵马未至，时有流言者云：“突厥欲与武周南人，乘虚掩袭太原。”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、二郎等，而谓之曰：“以天赞我而言，应无此势。以人事见机而发，无有不为。此行遣吾当突厥、武周之地，何有不来之理。诸公意谓何”议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遥，李密譎诈，奸谋难测。突厥见利则行，武周事胡者也。太原一都之会，义兵家属在焉。愚夫所虑，伏听教旨。帝顾谓大郎、二郎等曰：“尔辈如何”对曰：“武周位极而志满，突厥少信而贪利，外虽相附，内实相猜。突厥必欲远离太原，宁肯近亡马邑，武周悉其此势，必未同谋。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，忧虞不暇，京都留守，特畏义旗，所以骁将精兵，鳞次在近。今若却还，诸军不知其故，更相恐动，必有变生。营之内外皆为劲敌。于是突厥，武周不谋同至，老生、屈突追奔竞来，进阙面南，退穷自北。还无所入，往无所之。畏溺先沉，近于斯矣。且今来禾菽被野，人马无忧，坐足有粮，行即得众。李密恋于仓米，未遑远略。老生轻躁，破之不疑。定业取威，在兹一决。诸人保家爱命，所谓言之者也。儿等捐躯力战，可谓行之者也。耕织自有其人，请无他问。雨罢进军，若不杀老生

而取霍邑，儿等敢以死谢。”帝喜曰：“尔谋得之，吾其决矣。三占從二，何籍輿言。懦夫之徒，几败乃公事耳。”丙子，太原运粮人等至。八月己卯，霖止。帝指霍太山而言曰：“此神之语，信而有征。封内名山，礼许诸侯有事。”乃命所部乡人设祠致祭焉。庚辰，命诸军曝行装，整铠仗。辛巳，旦，发引，山道而趋霍邑，七十余里。初行，雾甚，俄而秋景澄明。帝谓大郎、二郎曰：“今日之行，在卿两将。景色如此，天似为人。唯恐老生怯而不战，闭门城守。其若之何”大郎、二郎启帝曰：“老生出自寒微，勇而无智，讨捕小盗，颇有名声。今来居此，必当大蒙赏劳。若不出战，死在不疑。轻骑挑之，无忧不出。如其固守，便可诬其相引，谬为诚节。彼无识解，不知远大，为其左右体悉凡庸群小，相猜自成疑阻。无妨密相表奏，不废传首京都。小慧之人，思此解事，以此量之，来战不惑。”帝曰：“老生不能逆战贾胡，吾知无能为力也。尔等筹之，妙尽其实。”是日未时，帝将麾下左右轻骑数百，先到霍邑城东，去五六里，以待步兵至。方欲下营，且遣大郎、二郎各将数十骑逼其城，行视战地。帝分所将人为十数队，巡其城东南而向西南，往往指麾，似若安营而攻城者，仍遣殷开山急追马步等后军。老生在城上，遥见后军欲来，真直谓逼其城置营。乃從南门、东门两道引兵而出，众将三万许人。帝虑其背城不肯远斗，乃部勒所将骑兵马左右军，大郎领左军，拟屯其东门，二郎将右军，拟断其南门之路。仍命小缩，伪若避之。既而老生见帝兵却，谓为畏己，果引兵更前，去城里余而阵。殷开山等所追步兵，前军统列方阵，以当老生中军，后军相续而至。未及战，帝命大郎、二郎依前部分，驰而向门。义兵齐呼而前，红尘暗合，鼓未及动，锋刃已交，响若山崩，城楼皆振。帝乃传言已斩宋老生，所部众闻而大乱，舍仗而走，争奔所出之门，门已大郎、二郎先所屯守，悬门不发。老生取入不得，城上人下绳引之，老生攀绳欲上，去地丈余，军头卢君谔所部人等，跳跃及而斩之，传首诣帝。于是兵随所向奋击，禁不可止。数里之间，血流蔽地，僵尸相枕。日欲将落，帝见战士心锐，仍命登城。时无攻具，肉薄而上。自申至酉，遂平霍邑。帝视战地，怆然谓左右曰：“河东已来，孤之所使，百姓见义旗有诚节。老生所逼，至于涂炭。乱兵之下，善恶不分，火烧崑山，谁论玉石。无妨死人之内，大有赤心于我者也。取来不得，及此战亡，生未被知，没有余恨，静而思之，良深痛惜。從今已去，当以文德来之，不复用兵戈矣。其破霍邑，攻战人等有勋者，并依格受赏。”事不逾日，惟有徒隶一色，勋司疑请，教曰：“义兵取人，山藏海纳，逮乎徒隶，亦无弃者。及著勋绩，所司致疑，览其所请，可为太息。岂有矢石之间，不辩贵贱，庸勋之次，便有等差。以此论功，将何以劝。黥而为王，亦何妨也。赏宜從重，吾其与之。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，并從本色勋授。”

壬午，帝引霍邑城内老生文武长幼见而劳之曰：“老生之外，孤无所咎。纵卿不诚于孤，亦当以赤心相仰。”乃节级授官，与元徙人齐等。其丁壮胜兵者，即遣徙军，配左右领军大都督，还取其同色同党，自相统处之，不为疑异。俘降之徒，不胜喜跃，欣若再生。其有关中人欲还者，即授五品散官放还。内外咸悦，咸思报效。仍命葬宋老生以本官之礼。自是以后，未归附者，无问乡村堡坞，贤愚贵贱，咸遣书招慰之，无有不至。其来诣军者，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。至于逸民道士，亦请效力。教曰：“义旗拨乱，庶品来苏，类聚群分，无思不至。乃有出自青溪，远辞丹灶。就人间而齐物，徙戎马以同尘。咸愿解巾，负兹羈棊。虽欲勿用，重违其请。逸民道士等，诚有可嘉，并依前授。”人或以授官太高谏帝者，帝曰：“不吝爵赏，汉氏以兴。比屋可封，唐之盛德。吾方稽古，敢不遵行。天下之利，义无独飨。率土皆贵于我，岂不益尊乎且皇隋败坏，各归于此。雁门解围之效，东都援台之勋，在难即许授大夫，免祸则惟加小尉。所以士无斗志，将有惰心。版荡分崩，至于今日。覆车明鉴，谁敢效尤。然亦使外寇覬觐之徒，尝授无过此也。又加官慰抚，何如用兵杀戮好生任赏，吾觉其优。当以不日而定天下，非卿等小见所及。”丙戌，入临汾郡，劳抚任用郡内官民，一如霍邑。庚寅，宿于绛郡西北之鼓山。此山帝为讨捕大使时旧停营所，故逗而宿焉。去绛十余里，绛城不下。是日晓，鼓山西北有大浮云，色或紫或赤，似华盖楼阙之形。须臾，有暴风吹来，向营而临帝所居帐上。帝指绛城而谓傍侍曰：“风云如此见徙，彼何不达之甚。”仍命厨人，明日下城而后进食。辛卯，帝观兵于绛城，将士等争欲先登，因而纵上。自卯及巳，遂取之。而食于正平县令李安远之宅。通守陈叔达已下，面缚请罪，并舍而不问，待之如初。余依临汾郡部分。

癸巳，至于龙门县。刘文静、康鞘利等来自北蕃。突厥五百人，马二千疋，徙鞘利等至。帝喜其兵少而来迟，藉之以关陇，谓刘文静曰：“吾已及河，突厥始至。马多人少，甚愜本怀。”先是帝使时，于此县界见河水清，皇太子又于此界获玄狐。于县西南宴见鞘利，并与县内道俗等叙旧极欢。丙申，至汾阴。遣书招冯翊贼帅孙毕，华所部强兵至于数千，积年劫掠，非常富实，泝水以北，莫敢当之。帝书到，华喜而徙命。己亥，进营，停于壶口。分遣诸军，问津水滨之人，具舟争进，日有数之。翠石丹文，天然映彻，上方下锐，宛若龟形。神工器物，见者咸惊奇异。帝初弗之信也，乃令水渍磨以验之，所司浸而经宿，久磨其字，愈更鲜明。于是内外毕贺，帝曰：“上天明命，旆以万吉。恭承休祉，须安万方。孤以寡德，宁堪预此。既为人下，不容以之颁告。宜以少牢祀石龟，而爵送龟人，用彰休庆。”是日，又有获嘉禾而献者，教曰：“嘉禾为瑞，闻诸往策。逮乎唐氏，世有兹祥。放勋获之于前，叔虞得之于

后。孤今纠合，复逢灵贶，出自兴平，来因善乐，休徵伟兆，何其美与。顾循虚薄，未堪当此。呈形之处，须表天休。送嘉禾人兴平孔善乐，宜授朝散大夫，以旌嘉应。”壬寅，孙华率其腹心轻骑数十，至自合阳。华年余弱冠，言容质直。帝见而轻之，华每殷勤诚款，请先立效。帝乃厚加抚遇，甚得其情。谓华曰：“卿能渡河，远来相见，吾当贵卿，不减邓仲华也。关中卿辈不少，名并劣卿，卿今率先从我，群雄当相继而至。”于是拜华左光禄大夫，封武乡县公，加冯翊郡守。徙其来者，仍委华以次授官，颁赐各有差。仍命华先济，为西道主人，华大悦而去。仍命左右绕军王长谐、刘弘基，并左领军大都督府长史陈演寿等，率师次华而渡，据河西岸以待大兵。

九月乙卯，张纶自离石道下龙泉、文城等郡，获文城太守莘公郑元璠，送焉。帝见元璠，释而遣之。初，王长谐、刘弘基、陈演寿之济河也，帝诫之曰：“屈突通今在河东，精兵不少，相去五十余里而不敢来，足验人情不为之用。然通虽不武，久在戎行，守法惧罪，终无坐位。不妨伺便时相邀袭，宜为之备，以折要冲。通若不入关，河东自然归我，分兵向彼，我即击其河东。通若全兵守城，卿其绝其桥道，可谓前扼其喉，后抚其背，首尾相救，非通所堪。若不走之，必成擒矣。吾且按兵观其进退。”至是，通闻孙华导长谐等渡河，果遣兽牙郎将桑显和，率骁果精骑数千人，夜驰掩袭长谐等军营。谐及孙华等奉教备预，故并觉之，伺和赴营，设伏分击，应时摧散。追奔至于饮马泉，斩首获生，略以千计。显和走入河东城，仅以身免。仍撤断蒲津桥。帝闻而谓官属曰：“屈突遣兵此行，事不获已。今若进逼围之，必不敢出。使刘弘基、孙华等至关门，断其行路，然后吾于壶口朝服济河。‘利涉大川’，斯之谓矣。”戊午，帝亲率诸军围河东郡，分遣大郎、二郎、长史裴寂，勒兵各守一面。帝登城东原上，西望城内所为，屈突果不敢出兵，闭门自守，城高甚峻，不易可攻。帝观义士等志，试遣登之。南面千余人，应时而上。时值雨甚，帝命旋师。军人既得上城，遂不时速下。帝曰：“屈突宿卫旧人，解安阵队，野战非其所长，婴城善为捍御。我师常胜，人必轻之，骁锐先登，恐无还路。今且示威而已，未是攻城之时。杀人得城，如何可用”乃还。命诸将移营河渚，文武将佐等已下定河北。众余十数万。今欲入关，请兼置公府，观领太尉，增选僚属。帝曰：“兵临蒲坂，诸君欲以舜职见推，此意可知，未烦如此。必为僚属增府，任徙便宜加置。”于是复领太尉。

丙辰，冯翊太守萧造率官属举郡归义。相继有华阴县令李孝常据永丰仓，遣子弟妹夫窦轨等送款，仍便应接河西关上兵马。又京兆万年、醴泉等诸县，皆遣使至。帝曰：“吾未济者，正须此耳。今既事办，可以济乎！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。庚申，率诸军以次而渡。甲子，舍于朝邑长春宫。三秦士庶衣冠

子弟，郡县长吏豪族，弟兄老幼，相携来者如市。帝皆引见，亲劳问，仍节级授官，教曰：“义旗济河，关中响应。辕门辐凑，赴者如归。五陵豪杰，三辅冠盖，公卿将相之绪余，侠少良家之子弟，徕吾投刺，咸畏后时。扼腕连镳，争求立效。縻之好爵，以永今朝。”于是秦人大悦，更相语曰：“真吾主也，来何晚哉。”咸愿前驱，以死自效。丙寅，遣世子陇西公将司马刘文静、统军王长谐、姜宝谊、宝琮诸军数万人，屯永丰仓，守潼关，备他盗，尉抚使人窦轨等受节度焉。遣敦煌公率统军刘弘基、长孙顺德、杨毛等诸军数万人，往高陵道，定泾阳、云阳、武功、盩厔、郿诸县等，慰抚使人掾殷开山等受节度焉。

先是，帝从弟赵兴公神通起兵郿县，有众数千，闻义旗渡河，遣使迎帝。又贼帅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，仲文则魏公密之从父也。以密反于荥阳，缘坐亡命，招集无赖，抄劫郿县之间，众将四五千。盩厔贼帅何潘儿、向善志等，亦各率众数千归附。宜君贼帅刘旻、又率其党数千人降。帝并以不次封，遣书劳之，仍令各于当界率众，便受敦煌公部署。旬日间，京兆诸贼四面而至，相继归义，罔有所遗。商农工贾，各安其业。京城留守代王，及尚书卫文升、将军阴世师、京兆丞骨仪等，以帝威德遐振，民愿所从，恐京邑之人一旦去尽，乃闭门拒守，运粮入宫。帝闻而叹曰：“吾既平戎于王，翼尊隋室，欲立孺子以报高皇。今被见疑，拒不相纳，方知邵奭不悦于周旦，非徒言耳。阴卫、群小，负我之深。”己巳，帝之蒲津，观河东城。庚午，南过永丰仓。是夜，宿于临晋泺、渭合流之处，将渡渭津，人以见船朽破，不堪帝渡，乃于泺水上流数十里，更取好船。苦于水浅，沙碛相次，船行不进，忧怖不知所为。其夜三更，天甚晴霁，忽然觉水暴长数尺，逆流而上，船泛深波，得达津次，及明，帝登船欲渡，乃见逆流不已。津司以闻，众咸骇异，以为光武滹沱之水，无以异此，并于舟中拜贺。帝曰：“此偶然耳，吾何德以堪之。”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泺、渭，并有事于华山。

帝至仓所劳军，见箱廩填实，铭题数多，喜谓从者曰：“千里远来，急于此耳。此既入手，余复何论。食之与兵，今时且足，信出于己，行之已久，诸将俱谨备守，无为他虑。”未下马，仍开仓大赈饥民。辛未，还宫。壬申，进屯冯翊郡，过旧宅，飡告五庙，礼也。初，周齐战争之始，周太祖数往同州，侍从达官，随便各给田宅。景皇帝与隋太祖并家于州治。隋太祖宅在州城东南，西临大路。景皇帝宅居州城西北，而面泺水。东西相望，二里之间，数十年中，两宅俱出受命之主。相继代兴，时人所见，开辟已来，未之有也。

乙亥，敦煌公至盩厔，所过诸县及诸贼界，莫不风驰草靡，裹粮卷甲，唯命是从。遣使启帝，请期日赴京。帝曰：“屈突东行不可，西归无路，观吾成

败，方有所之，不可为虞矣。”乃命龙西公量简仓，上精兵，自新丰道趋长乐离宫。令敦煌公率新附诸军，自鄠县道屯长安故城。至，并各听教。迨上郡睢阴以北，咸遣使归款。丙子，大军西引，历下圭阨，过栎阳，路左所有炀帝行宫、园苑及宫人等，并罢之。教曰：“大业已来，巡幸过度，宿止之处，好依山水。经兹胜地，每起离宫，峻宇雕墙，亟成壮丽。良家子女，充仞其间。怨旷感于幽冥，糜费极于民产。替否迭进，将何纠逖。驰道所有宫室，愁宜罢之。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。”

冬十月辛巳，帝至灊上，仍进营，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，与陇西、敦煌等二公诸军二十余万众会焉。帝勒诸军各依垒壁，勿入村居，无为侵暴，若无兵者，恭以俟命。代王与留守卫文升、阴世师等，以义兵多而且肃，不令而齐，门防转严，拒守愈固，信使不通，告喻事绝。帝虽每遣使至城下，申以尊隋夹辅之意，愚人俗吏，不达变通，暗于事机，往而无报。如此，向经旬日，诸将相率启帝曰：“京城不启，此是隋运其亡。天既亡之，非人能复。违天弃日，劳师费粮，坐守愚夫，恐非长策。请进围之，以观其意。”帝曰：“兵缠象魏，矢及黄屋，人其谓我何哉。”诸将对曰：“无成王之主，不得行周公之事。又恐巨猾之徒，知义兵已定关中，来争形胜，请更思之。”帝乃逡巡，未有报。京兆旧贼帅等，并以家近帝城，不预元徙，耻无功，乃各率所部兵，分地逼城而上。帝虑其轻脱失利，辛卯，命二公各将所统兵往为之援。京城东面、南面，陇西公主之。西面、北面，敦煌公主之。城中见而失色，更无他计，惟冀屈突及东都救援而已。甲午，关中群帅等，各请率骁锐登城。二公莫之能止。时帝在春明门外，闻而驰入，舍于罗郭安兴坊以镇之。甲辰，诸军各竞造攻具以临城，帝又未之许。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请曰：“太原以来，所过未尝经宿，长驱四塞，罕有不克之城。今至京师，不时早定，玩敌致寇，以挫兵锋，又虑初附之人，私轻太原之兵，无能为也。此机不小，请速部分。”帝曰：“强弩长戟，吾岂不许用之。所冀内外共知，以安天下。斯志不果，此外任诸公徙民所欲。然七庙及代王并宗室支戚，不得有一惊犯。”乃下教：“有违此者，罪及三族。”于是诸军各于所部营分角，修攻战之具。云梯竞耸，楼争高，百道齐来，千里并进。绕京竹木，斫于斯矣。十一日丙辰，昧爽，咸自逼城。帝闻而驰往，欲止之而弗及。才至景风门东面，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，守城之人分崩。帝乃遣二公率所统兵，依城外部分，封府库，收图籍，禁掳掠。军人勿杂，勿相惊恐。太仓之外，他无所干。吏民安堵，一如汉初入关故事。代王先在东宫，乃奉迎居于大兴后殿。是日，帝还移营舍于长乐宫浐川上。先是，隋主以梟灭作逆，掘其坟墓而洩其室，阴世师、骨仪等遂以为恒准，乃令京兆郡访帝之五庙莹域所在并发掘焉。帝以此憾之，言必流涕。戊午

，收阴世师、骨仪、崔毗伽、李仁政等，并命陇西公斩于朱雀街道，以不従义而又悞焉。余无所问，京邑士女，欢娱道路，华夷观听，相顾欣欣。乃命太常促择吉日，告高庙，定尊位，立代王之礼。文武将佐等议请曰：“天厌隋德，历数在唐。讴歌在路，被于遐迹。兵起晋阳，远定秦雍，百余日间，廓清帝宅。神武之速，此谓若飞。非天启圣，孰能如是昔汉高入关，不即自王，项羽后至，悔无所及。公虽卑以自牧，须安天下。”金议请依符讖，上尊号。帝愀然改容曰：“举兵之始，本为社稷，社稷有主，孤何敢二刘季不立子婴，所以屈于项羽。孤今尊奉世嫡，复何忧哉”壬戌，乃率百僚，备羽仪法物，具法驾，迎代王即位于大兴殿，时代王十余岁矣。大赦天下，改大业十二年为义宁元年。复天下勿出今年租赋，赐民子孙承后者爵一级。是日，仍遥尊后主为太上皇，与少帝在，不言废也。

卷三

起摄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。

义宁元年，冬十一月甲子，少帝以帝为丞相，进封唐王，位在王公上。以武德殿为丞相府，改“教”称“令”。万机百度，礼乐征伐，兵马粮仗，庶绩群官，并责成于相府。惟郊祀天地，四时禘祫奏闻。帝固辞不拜，公卿将佐等请曰：“公负孺子当朝，岂得辞乎摄政公不入相，王室何依临兹大节，义无小让。”帝叹曰：“王家失鹿，遂使孤同老狼。”乃奉诏受册。乙丑，榆林、灵武、五原、平凉、安定诸郡，并举城降。并遣使诣义军请命。于是遣书发使，慰喻巴蜀。丙寅，置丞相府长史已下属官。还以大将军府僚裴寂等依次为之。己卯，以陇西公为唐王世子，改封敦煌公为秦国公，四郎元吉为齐国公。仍改太原留守为镇北府，总统山东诸郡。

十二月，陇西金城郡奴贼薛举等，破贼率唐弼于扶风，自称天子。初，弼遣使诣帝归款，投状扶风郡，而为薛举所围。帝遣援兵往扶风，未至，弼党在郡城外为举所图。弼遂被郡守窦璡所杀。俄而璡及河池郡守萧瑀，相继归京师。于是拜璡为户部尚书、上柱国，封燕国公。瑀拜礼部尚书，封宋公。是月也，屈突通自潼关都尉府欲奔东都，关上刘文静等诸军追而获焉，送之相府。帝见通，舍而礼之，谓曰：“公以清贞奉上，臣道不亏，孤所翹心，惟恨得卿之晚。”通拜款。刘文静等仍定弘农郡及诸县。

义宁二年，春正月，蜀汉及氐羌所在诸郡雄豪并守长等，奉帝书感悦，竞遣子弟献款，络绎而至。所司报答，日有百余，梁、益之间，晏如也。承诏封丞相长史裴寂为魏国公，司马刘文静为鲁国公，赵兴公神通为郑国公，永安公孝基为蜀国公。自余将佐殷开山、刘弘基已下，并以次封开国郡公、县公焉。其日令曰：“李密赳赳巩洛，自许当涂，王城如毁，忧心孔棘。束都危逼，有

若倒悬。西人之子，理本奔命，其左右大都督府所统诸军，并宜诫严，以时式遏。有征无战，是谓义师，招谕不徙，勿难还也。初年孟月，春作方兴，不夺农时，宜知其速。”于是以世子为左元帅，秦王为右元帅，左右二府诸军十余万众，引于浚水之北。仍以尚书萧瑀为相府司马，刘文静为左元帅府长史，尚书窦璡为掾，殷开山为右元帅府长史司马，又拜屈突通为上柱国，封蒋国公、检校行军左右虞侯事，军士以下僚佐等，皆选知名者为之。帝亲诣军，劳而誓遣之。

二月，涿郡太守罗艺与渔阳、上谷、北平、柳城等郡诸官民，遣使送款。先是，平原贼窦建德聚众数万人，充斥河右、渤海、高阳等郡，大将军府使人张道源所定赵郡、襄国、武安、清河等郡，至是并陷于贼。道源亦随而没焉。建德遂僭称王，自号夏国。又南阳朱粲，众有数万，并好食人，自称可达汗，莫知可达汗之名有何义理，酷害异常。又有贼萧铣起兵于江陵，于是以华阳公郑元璠为太常卿，封沛国公，遣将兵出商山上洛道，定南阳以东诸郡。并遣使人左领军大都督府司兵马元规慰抚安陆及荆襄间。三月，左右二元帅军招谕东都城门不收，李密又不敢西寇。时逼农月，遂奉令旋师宜阳、新安二郡而还。留行军总管史万宝、盛彦师镇宜阳，吕绍宗、任怀镇新安。

少帝以帝功德日懋，天历有归，欲行禅让之礼，乃进帝为相国，加九锡，赐殊物，加殊礼焉。册曰：“于戏，维尔假黄钺、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、录尚书大丞相、新除相国、总百揆唐王、夫乾道贞观，四象所以运行。坤德含弘，万有凭其载育。是以天地交泰，资始由乎圣人。阴阳顺成，总已归其元辅。故能陶甄品物，代彼天工。息四海之群飞，回三灵之掩耀。百揆时序，五典克徙。虽伊尹格于皇天，周公光于四表，方斯蔑如也。今将授王典册，其敬听朕命：上天不造，降祸于我国家，高祖弃盛业而升龙，太上释宝图以委御，王室如毁，丧乱弘多，数量道消，时钟代季，郊庙绝主，有若缀旒，则我祖宗之业已坠于地矣。王应休明之运，徙兆人之欲，奉七玺于代邸，飞六轡于周京。此乃纲我绝维，有大造于皇家者也。曩者塞表省方，群胡反噬，矢流君侧，围甚平城，沦陷指期，阽危莫恤。王释位同谋，总伐千里。晨炊蓐食，倍道兼行。匈奴远迹，乘輿反正。此则王之功也。历山飞称兵燕赵，妄假名号，河朔响应，山西屯结。王首启戎行，大歼丑类。此又王之功也。夷狄贪婪，属犯关塞，驱迫良善，杀略吏人。王鞠旅理兵，卷甲长驾，追奔逐北，扫地无遗。此又王之功也。王威徒党，潜谋逆乱，外交边裔，内聘奸回，实繁有徒，倾覆宗社。王收戮凶渠，罪人斯得。此又王之功也。四郊多垒，三辅倒悬，黄巾示宫阙之名，赤眉为园陵之祸。凶荒仍岁，荆棘旅庭。王投袂义举，星言电迈，取霍邑如摧枯，举秦关如反掌。克清河渭，志存匡复。此又王之功也。北荒

獯鬻，事藉羈縻，比者中原多故，龙堆道绝。王式遏有方，款关请吏，更敦邻睦，复我旧藩。此又王之功也。汾晋地险，逋逃攸聚，山藏川量，负罪稽诛，类马腾之乞活，同严尤之尽赦。王怀柔伏叛，仗信示威，交臂屈膝，申其向化。此又王之功也。河潼转漕，密迩关畿，京坻委积，由来尚矣。群凶据窃，一鼓而崩。此又王之功也。京师危迫，奸臣放命，异一相之居内，同四凶之扇祸。王大誓师旅，兴言感慨，荡清上国，拯厥熬旒，暴市焚尸，并梟元恶。此又王之功也。上天貽爱，莫甚乎人，爰祚圣哲，弼予冲幼，官守司存，社稷有奉，济方割于下垫，烁员光于上参。此又王之功也。唐弼凶竖，草窃岐阳，吞噬旧邦，侵逼都鄙。王制以衔策，观其携二，亲离众叛，我尽收之。此又王之功也。华阳黑水，控接岷嶓，山川阻深，尽为逋藪。义风所靡，化行江汉。此又王之功也。薛举崇奸，同恶相济，僭拟舆服，滔天泯夏。西土游魂，泰山肆毒。赫斯授律，咸俘丑类。岐陇齐筑京观，汧渭为之不流。此又王之功也。三蜀奥区，一都之会，夷民纷杂，蛮陬荒梗。王发一介之使，降咫尺之书，而灵关洞开，剑阁无隘。此又王之功也。弘农甸服，襟带河陕，鞠为寇场，连城阻乱，长策远振，不征而服。此又王之功也。王有济天下之勋，重之以明德，爰初发迹，肇自鸿阶，峻极比于嵩华，清澜运于溟渤。休兹将圣，道破如仁，在物不失其宜，含灵咸安其所。春生夏长，信及四时。地平天成，义兼得一。总万机之务，因百姓之心，保乂我皇家，弘济乎多难者也。是以济济多士，庶政缉熙，穆穆四时，要荒式序。激清风以厉俗，畅和气以调时。神功侔于造化，积德高于垂象。朕又闻之，先王之宰物也，尊贤尚德，茂赏畴庸。五侯专征，九命作伯，周襄光锡，桓文是膺。大启南阳，以表东海。况乃道冠伊、稷，功高晋、郑。酬勋蔑尔，朕甚惧焉。今晋授相国，以河内、汲郡、清河、武安、魏郡、信都、高阳、平原、赵郡、襄国，通前三十郡，增封唐国。锡兹黑土，苴以白茅。爰定尔邦，用建冢社。昔周邵分陕，咸为保传。毛毕诸侯，入作卿士。内外之任，礼实攸宜。今授相国印绶，唐王玺绂，茅土金兽符第一至第五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。相国礼绝群后，任总所司，朝班彝数，宜以事革，其以相国总百揆，去录尚书之号。上所假黄钺内外都督丞相印绶，又加王九锡，其敬听后命。以主绳纪礼度，哀矜折狱，罔不用情，无或迁志，是用锡王大辂、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驷。以王分地敦本，人天是赖，疏爵务农，所宝惟穀。是用锡王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以王风雅所被，獯戎咸格，阴阳顺理，遐迩宅心，是用锡王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。以王翼宣皇道，义声遐畅，三才所运，四海攸归，是用锡王朱户以居。以王登贤命秩，哀德升朝，思帝所难，能官流咏，是用锡王纳陛以登。以王正色持衡，镕范御下，式遏奸宄，荡清华夏，是用锡王武贲之士三百人。以王威同夏日，志厉秋霜，刑厝有期，宽而不漏

，是用锡王鈇、钺各一，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十，旅矢千。以王霜露履践，禋祀恭严，天地幽通，孝思至感，是用锡王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唐国宜置丞相已下，一遵旧式。往钦哉！祇奉大礼，用膺多福，以光我高祖之休命，可不慎欤！”（侍中陈叔达之词也）

帝私谓元從府僚曰：“少帝今时，可谓吾家所立。本为社稷，上报高祖，冀终隋氏，不失人臣。岂期孺子尚幼，未复明辟，侥幸之徒，讽其假孤名器。安有至尊羽仪，天子之礼，假诸臣下，何以为国孤总朝政，此事不得不知。政由己出，还自锡进。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，孤不欺人，敢欺天也！”群僚等固请曰：“萧何为相国，鲁公用王礼，前贤不让，请以为不疑。”帝曰：“两贤遇周汉之初兴，有大勋于二代。孤属乱离之季世，值隋运之将尽，昏明时异，授受事殊。拟于其伦，实多惭德。然诸公欲孤行魏晋之故事，为豹变之鸿渐，聊为吾子扬榷而陈之。曹、马之兴，不以义举。英雄鼎峙，角逐争衡。无君之人，欲速大位，逼胁孤寡，假诏自媒，因九锡而论功，矜百辟于殊礼，示难进于谦退，思厌塞于群情。故路人咸见其心，有识呼为狐媚。斯皆兆庶不推，讴歌不属者也。宋、齐苻尔，处于江湖，地当汉之一郡，自称尊号，可知必以魏、晋为模楷，习虞、夏而禅让。功微五伯，礼盛二王，于是阿谀希旨之侍，申敦劝于抗矫。饰非轻薄之子，骋让辞而伟毕。未闻桀、纣之胤，禅于殷周之初。從此而言，断可知矣。何轻易天命，以自厚诬。孤每观前史，见斯事迹，未尝不抚掌而笑。嗤彼群迷，明贤所弃。见贤思齐，勿循前弊。”时有启帝者，以为即真之渐，旧事因循，相承作故。帝曰：“孤闻昇天无阶，于何为渐必如来旨，事转成疑。至若河滨仄陋，泗上亭长，令其位次受终，未易享国。所问功德何如，谁云位之大小。以孤堪守关中，能负孺子，见推相国，作镇假王，汉有前踪，不能违众。欲以曹操、司马炎为例，九锡殊物，赐加非宜，不愿拟议，亦耻老瞞同传。”公卿闻帝此旨，寤而厚颜，诣府陈谢。帝又谓之曰：“魏氏以来，革命不少，鸿儒硕学，世有名臣。佐命兴皇，皆行禅代。不量功业之本，惟存揖让之容。上下相蒙，遂为故实。宁有汤、武接于夏、殷，不宪章于尧、舜；晋、魏隔于周、汉，翻祖述于勋、华。且尧之禅舜，二圣继踵。舜因让禹，以明尧哲。示天下为至公，不私己于尊位。故宾虞以后，若脱屣焉。是知非尧不能让舜，非舜不能命禹。商、周德所不逮，有拨乱反正之功。顺天行诛，逆取顺守，咸以至诚兼济，无隐神祇，三五帝王，称兹四圣，英声茂实，飞腾万古。尧、舜不及于口，让德而称帝。汤武不私于后胤，力取而为王。故道有降差，名有优劣，然立功立德，亦各一时。末叶后来，功德无纪，时逢屯否，拥兵窃命，托云辅政，择立余孽，顽嚚支庶，先被推崇，睿哲英宗，密加夷戮，专权任己，逼令让位。虽欲己同于舜，不觉禅者非尧，贬德于

唐、虞，见过于汤、武，岂不悖哉！魏、晋、宋、齐，为感已甚，托言之士，须知得失。”群公退而悦服，私相谓曰：“相王格论，绝后光前，发明典谟，申理誓诰，可谓君子一言，定八代之荣辱矣。”帝又谓所亲曰：“诸人虽复见吾言论，仍自不知至理。吾今一匡天下，三分有二，入关形势，颇似汉高祖。且起军甲子，旗帜已革，如何更于少帝之处，却受九锡而求殊礼。孺子有知，不容肯行此事。既成无识，此乃吾自为之。立身以来，不欺暗室，如何今日，诬罔天听所区别帝王，激扬名理，以愆是古非今之辈，谬相劝逼。”于是惟改丞相府为相府国，而九锡殊礼，并属诸有司。

是月也，字文化及兼弟智及等，并骁果武贲司马龛、监门郎将裴乾通等，谋同逆，因骁果等欲还，精锐遂夜率之而围江都宫，杀后主于彭城阁。初，骁果兵等苦于久在江都，咸思归叛。至是，炀帝知唐据有西京，过江计定，仍先分骁果往守会稽，诳之云往东吴催米，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难。于是隋主崩问至，帝乃率文武群贤僚佐，徙少帝举哀于大兴后殿。帝哭哀甚，有谏止帝者，帝曰：“吾为人下，丧居何可不哀！然亦恨后主不亡于开皇之末，以延鼎祚耳。”化及等本自因思归之众而行杀逆，及以许公之子为众所推，至是遂僭称尊号，率其同恶欲入关，以李密断成皋，据洛口，乃图北取黎阳仓，徙白马津而渡。帝乃遣统军张伦将蒲津以东徙兵，往魏郡道招慰化及等，继遣淮安王神通，往定山东诸郡。又募犯罪者数千人，听效力赎罪，并张伦等并是淮安王节度焉。李密闻化及之趣河北，乃分兵遣别将徐世勣等屯黎阳拒守。化及徙宛道渡河，绝粮，遂顿于聊城市。淮安王等率众图城，部分失机，行兵不利，退保魏郡。化及众聚聊城，粮无所出。窦建德知其穷蹙，遂攻破之，获化及兼弟智及，责以弑逆，并斩之而徇众。炀帝萧皇后亦没于贼庭。于是江都宫人、美女、珍宝金帛及乎玉玺，并建德有之，不逞之徒，因说建德送萧皇后及宫人等，多赍金帛，重赂突厥，市马而求援。

少帝年未胜衣，不经师傅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时事茫然。既知炀帝不存，惟求潜逊。夏四月，诏曰：“天祸隋国，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，酷甚望夷，衅深骊北。悯予小子，奄绍丕愆，哀号永感，五情糜溃，仰惟荼毒，仇复靡申，形影相吊，罔知启处。相国唐王，膺期命世，扶危拯溺。自北徂南，东征西伐。总九合于一匡，决百胜于千里。纠率夷夏，大庇氓黎，保乂朕躬，繫王是赖。德侔造化，功格苍旻，兆庶归心，历数斯在。屈人为臣，载违天命。昔在虞夏，揖让相推，苟非重华，谁堪命禹。当今九服崩离，三灵改卜，大运去矣，请避贤路。兆谋布德，顾己莫能，私僮命驾，须归藩国。予本代王，及予而代，天之所废，岂其如是。庶凭稽古之圣，以诛四凶。幸值惟新之恩，预充三恪。雪耻怨于皇祖，守禋祀为孝孙，朝闻夕殒，及泉无恨。今遵故事，逊于旧邸

。庶官群后，改事唐朝。宜依前典，趣上尊号。若释重负，感泰兼怀，假手真人，俾除丑逆。济济多士，明知朕意。仍敕有司，凡是表奏，皆不得以闻。”

章表不通，理难再请。欲召公卿议之，渐以启谕。于是文武将佐裴寂等二千人，不谋同辞，并不肯奏诏，乃相率上疏劝进曰：“臣闻天下至公，非一姓之独有，圣人达节，与万物而推移。故五运递兴，百王更王，春兰秋菊，无绝终古。玉疏石记，笔石纷纶；垂统有光，焕乎宝篆。伏惟陛下，资录种德，稟庆至真，固纵惟神，生知乃圣。量包乎宇宙，智周乎品物，群生涂炭，跻之仁寿。逢百六之厄，创业云雷。追三五之踪，财成天地。仲夏之半，龙跃晋阳。孟冬伊始，凤翔灞上。鸿志猗毛之及者，雾委来庭。触柱拔山之大盗，风驰猷款。三晋子弟，共獯豨而陪靡。咸秦豪杰，连巴蜀而响应。英声西被，懋德东渐，南谐交趾，北变幽都。躬未戎衣，手不提剑。机务成于雄断，人杰得于才子。威加四海，功出一门，计极万安，战穷百胜。小往大来，算无遗策。时未期月，业倍前王。今古代兴，膺斯拨乱。若兹之举，如兹之速，载籍以来，未之前闻也。臣等诚欢诚喜，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窃以陛下承家开国，积德累功，世济拟于高阳，缵绪盛于周武。载诞烛神光之异，仪形表玉胜之奇。白雀呈祥，丹书授历。名合天渊，姓符桃李。君尧之国，靡不则天。星纪云周，奉时图始。甲子之旦，不俟而口，起兵西北，势合乘乾。我来自东，位当出震。至八井深水之图讖，唐唐李树之谣歌，固以备在人谣，无德而称者也。且夫体非常之道，立非常之功，实非常之人，有非常之事。不时位，人神是武，天命不常，惟德是与。迁虞事夏，抑有前规。臣等敢录旧典，奉上尊号。当今万机旷主，九有困穷，伏愿降鉴回虑，忧世外已，上顺天心，祇膺允执，俯徇人愿，屈就乐推。变黎庶于时雍，配上帝于宗祀。勿以王者兼济之功，而为匹夫独美之操。昔之尧佐，咸大天工。绩尤著者，胤飧稷禹，播谷之都，余庆商周。皋陶好生洽人，今兴陛下。盛德有后，其若是乎。四相三王，齐名踵武，千年得一，相继风声，符命所钟，有自来矣。愿纳缙绅凄凄之情，允副亿兆颺颺之望。率土更生，含灵幸甚。臣等诚惶诚恐，昧死以闻。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”

所司以表章奏闻。帝退所奏表，谓奏者曰：“吾固知如是。”拒而不答。裴寂等进见曰：“昔桀纣虽复不贤，亦各有子，未闻汤武臣辅之。龟镜已见，兹无所疑也。先人有言曰：‘功盖天下者不赏’。陛下欲让至尊而为臣下，恐隋朝不然此事。且臣等唐之将佐，茅土大位，受之唐国。陛下不为唐帝，臣等应须去官。伏愿深思，容臣等有地。”帝笑曰：“裴公何相逼之深，当为审思。”亦未之许。裴寂等又依光武长安同舍人强华奉赤伏符故事，乃奉：“神人太原慧化尼、蜀郡卫元嵩等歌谣诗讖。慧化尼歌词曰：“东海十八子

，八井唤三军。手持双白雀，头上戴紫云。”又曰：“丁丑语甲子，深藏入堂裏。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子。”又曰：“西北天火照龙山，童子赤光连北斗。童子木上悬白幡，胡兵纷纷满前后。拍手唱堂堂，驱羊向南走。”又曰：“胡兵未济汉不整，治中都护有八井。”又曰：“兴伍伍，仁义行，武德九九得声名。童子木底百丈水，东家井里五色星。我语不可信，问取卫先生。“蜀郡卫元嵩，周天和五年闰十月作诗：“戌亥君臣乱，子丑破城隍，寅卯如欲定，龙蛇伏四方。十八成男子，洪水主刀傍，市朝义归政，人宁俱不荒。人言有恒性，也复道非常。为君好思量，何□□禹汤。桃源花□□，李树起堂堂。只看寅卯岁，深水没黄杨。”未萌之前，谣讖遍于天下，今睹其事，人人皆知之。陛下虽不以介怀，天下信为灵效。特此欲作常人，恐难以免。须上为七庙，下安万民。既膺符命，不得拘文牵旨，违天不祥。裴寂等言之甚切。帝曰：“所以逡巡至于再三者，非徒推让，亦恐群公面谏，退为口实，然汉高云：诸侯王推高于寡人，以为皇帝位，甚便宜于天下之民则可矣。孤亦何能有异之哉！”于是寂等再拜舞蹈，称万岁而出，遂与国子博士丁孝乌等数百人，具礼仪，择良日。以武德元年，岁在戊寅，五月甲子，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，设坛于长安城南，柴燎告天，册文曰：“皇帝臣某，敢用玄牡，昭告于皇天后帝。生人以来，树之司牧，睠命所属，谓之大宝。历数不在，罔或偷安。故舜禹至公，揖让而兴虞、夏，汤、武兼济，干戈而有商、周。事乃殊途，功成一致。后之创业，咸取则焉。某承家庆，世禄降祉，曰祖曰考，累功载德。赐履参墟，建侯唐旧，地居戚里，门号公宫，丕绪建基，足为荣矣。但有隋属厌，大业爽德，饥谨师旅，民胥怨咨。谪见咎徵，昭于皇鉴。备闻卑听，所不忍言。某守晋阳，驰心魏阙，授手濡足，拯溺救焚。大举义兵，式宁区宇。惩边荒之辮发，辑兆庶之离心。誓以捐躯，救兹生命。指除丧乱，期之又安。有功继世，无希九五，惟身及子，竭诚尽力，率先锋镝，誓以无二。再蒙弘诱，克济艰难，电扫风驱，廓清大邑。传檄而定峨眉，拱手而平关陇。西戎即叙，东夷底定。非启非赞，孰能兹速。尊立世嫡，翼奉宗隋，戮力辅政，无亏臣节。值鼎祚云革，天禄将移，讴歌狱讼，聿来唐邸。人神符瑞，辐凑微躬，远近宅心，华夷请命。少帝知神器有适，大运去之，逊位而禅，若隋之初。让德不嗣，群情逼请。六宗阙祀，七政未齐，罪有所归，恐当天谴。请因吉日，克举前典，设坛肆类，祗谒上帝，惠兹下人。翼子谋孙，罔敢愆德，则小则大，无或有违。对越鸿休，伏深惭惧。谨遣太尉公裴寂等，用荐告之礼，瑞册苍璧，秬鬯清酌，芡合芡箕，明粢嘉蔬，禋祀于皇皇后帝。明灵降享，皇帝备羽仪法物，临轩大赦天下，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。